

從唐小說「傳奇」到明戲曲「傳奇」 ——一個同名移轉文學史現象的觀照*

康韻梅**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本篇旨在論析「傳奇」從唐代小說之名衍為明代戲曲指稱的文學發展進程。首先針對既有的論述作一檢視，期能根據現有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更為具體展現「傳奇」之名從小說跨越至戲曲的跡象和源由。其次從小說本位的立場，指陳「傳奇」名義如何從唐代小說集專名發展為小說文體類型的歷程。接著由「傳奇」在宋代指稱的情形，抉發出其所具有的「傳奇」之名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契機意涵。進而鋪展元、明以「傳奇」特稱和通稱戲曲的現象，同時陳述胡應麟所持「傳奇」何以能從指稱唐代小說轉而指稱戲曲的觀點，彰顯其說與後世相關論述相應所突出的重要性。經由本篇的探究，可以清楚呈現在中國文學史上「傳奇」名義指稱的實貌，特別是此一指稱如何從小說移轉到戲曲的歷程。

關鍵詞：傳奇，小說，戲曲，文學史，胡應麟

* 本文撰作期間有關戲曲研究資料的蒐集和觀點的思考，多獲汪詩珮教授的幫助。完稿後曾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第 385 次學術討論會，承蒙特約討論人黃奕珍教授惠予寶貴意見，投稿發表復得兩位匿名審查者在論述和文獻上的一些重要指正，特此一併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kangyume@ntu.edu.tw

一、前言：「傳奇」之名由小說到戲曲的論述檢視

研治中國文學史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文類／文體的名義問題，特別是中國文學史常出現一個名義多重指稱的現象，例如樂府、筆記、傳奇、話本等，這些詞語的名／實發展變遷，實需要嚴謹的分辨和釐析。其中「傳奇」一詞不僅出現指稱不同文學體類的情形，還涉及由「小說」到「戲曲」的跨越。首先意識且清楚指明這個跨越的是元末明初的陶宗儀（1329-1410）。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誦、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¹

這段敘述首先標舉了「唐有傳奇」，並將之與宋的戲曲、唱誦、詞說，以及金的院本、雜劇、諸宮調等俗文學並列，顯示在陶宗儀的觀念中，唐代傳奇與後二者相關。《南村輟耕錄》的另一段話語，似乎可以作為此一說法的註釋。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²

在此敘述中出現了兩種「傳奇」的指稱，細究其語境脈絡，可知「稗官廢而傳奇作」和「傳奇作而戲曲繼」的「傳奇」指的應是小說作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的「傳奇」所指則是雜劇。即小說流衍為戲曲，同時「傳奇」的指稱也由小說過渡到戲曲。陶宗儀觀察了小說到戲曲的演變現象，但是沒有說明原因。明代的胡應麟（1551-1602）試圖為其說作解。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為傳奇，宋為戲誦，元為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鉞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

¹ 陶宗儀著，文灝校點，《南村輟耕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卷 25，〈院本名目〉，頁 346。

² 同前引，卷 27，〈雜劇曲名〉，頁 370。

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為唐名？或以中事跡相類，後人取為戲劇張本，因展轉為此稱不可知。³

胡應麟對於陶宗儀的說法發出疑問，他以指瑕的態度，辨析「唐有傳奇」的「傳奇」應指唐代裴鉦（約 860 在世）的作品，以更正陶宗儀以「傳奇」為唐之戲曲的錯誤。⁴ 同時推斷是後來的戲曲擇取《傳奇》的故事題材，而導致「傳奇」之名與戲曲產生關連，進而顯示出一種沿承關係。事實上，在《少室山房筆叢》專論戲曲的〈莊嶽委談下〉，多處提及戲曲故事與唐代小說的題材承衍關係（詳見下論）。清代章學誠（1738-1801）在談論唐代「傳奇」小說時，已經觸及唐代小說題材改編為戲曲的議題。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唐人乃有單篇，別為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為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為演義，譜為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⁵

其說清楚辨別了「稗官小說」和「傳奇」，可以作為陶宗儀所言的「稗官廢而傳奇作」的註解；而列舉唐代「傳奇」小說諸例，說明其敘事特質，並陳述這些題材關涉情愛的「傳奇」小說至宋、元被演義敷陳，進而入樂搬演，則適為陶宗儀所述「傳奇作而戲曲繼」的闡釋，表達了唐代「傳奇」小說流衍為戲曲之實，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在宋代已見此情形。而小說史觀點頗受胡應麟影響的魯迅（1881-1936），在其論述唐代的傳奇文時有如下之言：

³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歷代筆記叢刊》（上海：上海書店，2009），卷 41，〈莊嶽委談下〉，頁 424。

⁴ 其實陶宗儀所說「唐有傳奇」由「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看來，並非如胡應麟所認知的是指唐代戲曲。

⁵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5，〈詩話〉，頁 560-561。

今頗有留存於《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實唐代特絕之作也。然而後來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擬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而影響遂及於曲。⁶

魯迅亦是從故事本事來談唐傳奇對元、明戲曲的影響。近人翁同文（1915-1999）於《四庫提要補辨》的〈古今說海提要補辨〉中，還特別以案語的方式提出「按唐人傳奇中故事頗多為元明以來作家演為劇曲，此固文學史上一大項目」，⁷也持同樣的觀點。

胡應麟對於陶宗儀的話語，提出了修正和解釋，章學誠的觀點則補強了陶宗儀的說法，胡、章兩人都認為唐代的小說題材為戲曲所承衍。至於陶宗儀已觸及的「傳奇」一名分指唐代小說和元雜劇的議題，王國維（1877-1927）則有更為詳細的分梳。

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鉞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為傳奇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為傳奇。……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元人則以元雜劇為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均為雜劇，而錄中則謂之傳奇。……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為傳奇（如沈璟《南九宮譜》等），以與北雜劇相別。……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⁸

王國維認為「傳奇」名稱始於唐代裴鉞所著文言小說集《傳奇》，至宋出現諸宮調的「傳奇」之稱，元代亦以「傳奇」稱雜劇，明代中葉以後專指南戲。王國維提出的「傳奇四變」說，大抵指陳了「傳奇」之名承載了小說、俗文學和戲曲等領域的

⁶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59。

⁷ 翁同文，《四庫提要補辨》，收入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第 20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6。汪辟疆於《唐人小說》特別註記所選唐人小說在後世改編的戲曲作品；胡懷琛的《中國小說概論》也列述了從唐人小說產生出的戲曲；又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和黃大宏《唐代小說重寫研究》，都論及戲曲改編唐代小說的情形。汪辟疆，《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胡懷琛，《中國小說概論》，收入劉麟生主編，《中國文學八論》第 4 種（北京：中國書店，1985），頁 24-25；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頁 242-326；黃大宏，《唐代小說重寫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頁 309-319、354-397。

⁸ 王國維著，黃仕忠講評，《宋元戲曲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154。

文體，至於何以「傳奇」之名能夠沿承而指稱不同文體的因由，則未加以深入闡釋。

除了王國維的「傳奇四變」說以外，吳新雷為了解決戲曲中南戲與傳奇的矛盾，同時見到宋元以來「傳奇」之名的泛化現象，進而提出了「傳奇七變」說。⁹此「傳奇」名義的七變之說，基本上納含了王國維所提出的四變，但在小說的範疇多列出了「傳奇」作為宋代某一題材「話本」的指稱；而在戲曲的範疇，則釐析得更為細緻，特別指出了「傳奇」分別作為宋元南戲、元代雜劇、明代崑曲和清代南北劇曲名稱的情形。吳新雷提出「傳奇七變」說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戲曲中南戲與傳奇的分界問題，故此說多聚焦於戲曲。事實上到了清代「傳奇」一詞，不僅成為戲曲的泛稱，甚至廣為指涉各類小說。¹⁰如此「傳奇」的名義便不止七變，然而演變到清代混名泛稱各類戲曲、小說，釐析其間的關係意義便不那麼重要了。

吳新雷在論「傳奇七變」時，肯定現代的文學史家意識到「傳奇」名稱泛化問題，將「傳奇」限制在指稱唐宋短篇的文言小說和明代南曲系統的長篇劇本兩者，至於話本、諸宮調、雜劇和宋元南戲各歸本名，不復稱「傳奇」，這樣才能限制和糾正「傳奇」名稱泛化的問題。¹¹此一做法基本上是回歸到陶宗儀的觀點，此舉固然可以消弭「傳奇」名稱紛雜的現象，但也同時突顯了原本便已存在的重要問題：「傳奇」之名為何可以同時用於指稱唐宋文言小說和明代戲曲？兩者之間是否有所關連？從唐代言言小說到明代戲曲，其間產生了什麼文學發展情況，致使稱呼唐宋文言小說的「傳奇」被明代戲曲襲用？而那些被文學史家歸於本名但卻與「傳奇」之名相涉的話本、諸宮調、雜劇、宋元南戲等，是否在其間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廖奔對於這些問題曾加以關注過，他曾撰寫〈「傳奇四變」說發微〉回應王國維「傳奇四變」說，認為「傳奇」之所以指稱在表現形式上不同的文藝體裁，並非僅是一種名稱上偶然的重複，認為「傳奇」由特指文言小說到兼指說話、說唱、戲曲，再進而到特指戲曲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即內容取材上的共性和創作上力求「奇」字的表現。¹²基此，可以得知「傳奇」之名由唐代言言小說到明代戲曲，並非毫無源由的。關於取材上的共性一點，實與胡應麟認為是唐傳奇的題材被戲曲

⁹ 吳新雷，《崑曲研究新集》（臺北：秀威資訊，2014），〈論宋元南戲與明清傳奇的界說〉，頁186-188。

¹⁰ 譚帆等，《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97-102。

¹¹ 吳新雷，《崑曲研究新集》，〈論宋元南戲與明清傳奇的界說〉，頁188。

¹² 廖奔，《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09），頁160-167。

吸納，導致唐代小說與明代戲曲產生「共名」現象的觀點同調，但廖奔增添了「作意好奇」一項，他認為「傳奇」四變所指，跟創作的手法和風格有關。郭英德也持近似廖奔對於戲曲沿用小說「傳奇」之名的看法，他在探究明清傳奇時，認為以「傳奇」通稱戲曲，是借用小說之名，其研究重點雖不在辨析「傳奇」名義的流變，但也自覺到必須正視此一現象，所以在《明清傳奇史》一書中，特別標舉〈傳奇：從小說到戲曲〉一節，在略述「傳奇」歷代的名義指涉後，也針對「傳奇」此一小說體裁的類稱作為戲曲通稱，提出三個原因，一是宋元明清戲曲多取材於唐代小說，二是傳奇小說「文備眾體」的綜合性、「盡幻設語」的虛構性、「作意好奇」的傳奇性、「假小說以寄筆端」的寓言性，也是戲曲的文體特徵，三是小說、戲曲、說唱文學在本質上都屬敘事文學，可謂同源異流。¹³ 郭英德所提的三點中，第三點的理由過於寬泛，較不具參考價值，而第一、二點，基本上亦不出廖奔的觀點，只是在小說、戲曲的創作手法所導致的文體風格相似上，作了比較全面的比較。

此外，徐大軍接續前人對「傳奇」名義的研究，特別針對創作手法和風格的雷同，導致小說和戲曲雖為不同的文類卻以「傳奇」為共同名稱的觀點，作了深入的發揮。他指出「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先後被賦名於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文人南戲三種文體，都是在這三種文體原有的名稱之外，添加了「傳奇」之名，以突顯在其原來的文體名稱之外所具有的文學屬性，例如唐人小說原名為「傳記」，但被賦予「傳奇」之名，則是強調了在史傳性質之外的文學屬性；元人的雜劇原名就是「雜劇」，被稱為「傳奇」就是為了強調不同於伎藝表演屬性的文學屬性；而明清文人所撰南戲原名即為「南戲」，被稱為「傳奇」則是突顯其不同於民間伎藝的文學屬性。換言之，就是「傳奇」的「撰述奇聞」意義，啟發了對這些文體在撰述上特別著意，進而賦予的共同名稱，來突顯在撰述上所達至的高度文學屬性，並非因為表面的、簡單的故事題材相互承襲所致。¹⁴ 徐大軍對於「傳奇」名義流變的詳密論述相較於廖奔的簡略觀點，更具說服力，對於不同文體間「傳奇」共名現象原因提出非常具有參考意義的見解，甚至明清時期「傳奇」名稱泛化的情形，皆可因此得到解釋。

綜合以上諸家之說，廖奔所提出的題材承襲、創作風格近似的兩個觀點應是可以得到普遍認同的共識，去理解不同文體間以「傳奇」為共名的現象；而郭英德的

¹³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5-8。

¹⁴ 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中華文史論叢》，1（上海：2016），頁 331-358。

主張擴充了創作風格的內蘊；徐大軍的論述則更為深刻地抉發了「傳奇」詞語的意涵及其在文體發展上的後設運用。諸家說法可謂適度且合宜地解決了「傳奇」多重指稱不同文體的文學史問題。然而對於「傳奇」之名指稱變易的沿承關係，應有更為細緻的考索，特別是在歷來研究中所指出的以「傳奇」指稱的文本、文類，在「傳奇」之名由指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意義，並未得到應有的闡發。本篇企圖從現今可以掌握到的文獻材料深入探究，並植基於前人研究成果，對於「傳奇」之名從小說到戲曲沿承脈絡再仔細思索，以呈現「傳奇」之名如何從小說跨越到戲曲較為清楚而具體的演變圖像。

二、「唐有傳奇」之說：小說本位的思考

陶宗儀首先建構了「傳奇」之名由小說過渡到戲曲的沿承脈絡，意欲探究此沿承脈絡具體演變圖像和成因，則必須先從小說被賦予「傳奇」之名說起，再檢視其後的名義沿承現象。

前述諸家，無論是陶宗儀提出的「唐有傳奇」而胡應麟將之修正為唐代裴鉶所著的《傳奇》，章學誠則認為是唐代有關情愛題材的作品，或者是王國維逕自以裴鉶《傳奇》為「傳奇」之名的第一義，吳新雷主張「傳奇」名義首指唐宋文言小說，談「傳奇」都必須由唐代說起。

正如胡應麟和王國維所言，「傳奇」一詞的出現，是唐代裴鉶所著的文言小說集，清人梁紹壬（1792-?）於《兩般秋雨盦隨筆》中陳述「傳奇者，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¹⁵ 可知「傳奇」此一命名應為裴鉶所著全書內容的綜述；同時於這段話語中梁紹壬也敘及其所處之時代，「傳奇」已為戲曲的指稱。唐代小說或以單篇或以專集傳世，尤其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到唐僖宗乾符末（879），唐代出現了較多小說集。¹⁶ 單篇多半以人物或事件的傳、記、錄命名，至於專集，作者的命名就有一些個別因由，較具差異性，但多半不出記異述奇意涵的傳達，如牛肅（約 758 在世）《紀聞》，牛僧孺（779-848）《玄怪錄》、李玫（約 835 在世）《纂異記》等，《傳奇》之名亦在此命名思維的脈絡下，可謂為六朝小說集《列異傳》、《搜神記》命名的延續，專集所收的

¹⁵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16 輯第 157 冊（新北：文海出版社，1975），卷 1，頁 48。

¹⁶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51-52。

單篇亦是以人物、事件方式命名。王夢鷗認為傳、記是唐人對其所撰作小說的認知，具有濃厚的史傳色彩。¹⁷

唐人自名作品所傳達出的以傳、記定位的認知概念，也延續到宋代。宋代撰作的文言小說依然是以傳、記、錄等史傳體命名。完成於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的《太平廣記》收集了大量的唐代小說，現今唐代小說得以保存，《太平廣記》居功厥偉。全書作為類書，所收錄的小說文本遂因題材以類相從地呈現在各卷之中，然卻出現了例外，就是最後兩類的「雜傳記」和「雜錄」，並非是出於題材內容的考量，而是體裁類別的區分。而這兩類所收的文本，多是故事性較強的作品，尤其「雜傳記」一類，由現代小說的觀點來看，幾乎都是唐人小說最精彩的作品，從唐代到明清的小說選集，這些文本幾乎都是被選錄的篇目。無論「雜傳記」或「雜錄」，傳、記、錄都是史傳的形製，但加上一「雜」便與正式史傳有所區別。《太平廣記》如此的類分，雖然在全書體例上失於突兀，但卻是最接近唐人對這些作品的自我認知，故許多學者認為唐代小說的撰作實受到雜傳的影響，如王運熙和孫遜、潘建國等，¹⁸ 還以此修正魯迅所主張的「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¹⁹ 的說法。其實志怪與傳奇都是雜傳體，與史傳的淵源甚深。²⁰ 在《新唐書·藝文志》以前，正史書志中六朝志怪小說多列於史部雜史、雜傳類，而非子部小說類。至於宋代私家書志，如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以及鄭樵（1104-1162）《通志》也可見以「傳記」來著錄唐代小說的情形，²¹ 可見對於唐代小說亦是以「傳記」來認知。又在明代的藏書志中，許多

¹⁷ 王夢鷗，〈唐人小說概述〉，收入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3》（臺北：聯經出版，1981），頁38-41。

¹⁸ 王運熙，《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簡論唐傳奇和漢魏六朝雜傳的關係〉，頁476-485；孫遜、潘建國，〈唐傳奇文體考辨〉，《文學遺產》，6（北京：1999），頁34-49。

¹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59。

²⁰ 孫遜、趙維國認為魯迅所提出「傳奇」文體「源蓋出於志怪」，實際上志怪、傳奇都是「流」而非「源」，兩者的文體形式都是源於史部雜傳。孫遜、趙維國，〈「傳奇」體小說衍變之辨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1（上海：2001），頁85。又劉苑如則將歸於《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的志怪小說，名為「雜傳體志怪」，進而去探究其與史傳的文類承衍關係。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臺北：1996），頁365-400。

²¹ 《郡齋讀書志》「史部傳記類」著錄有〈補江總白猿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9，頁39。《直齋書錄解題》「史部傳記類」著錄有〈梁四公記〉、〈高力士外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7，頁196-197。《通志·藝文略》「史類」下的「傳記」一類著錄有〈補江總白猿傳〉、〈離魂記〉、〈虬

唐代的小說都列為「傳記類」，例如高儒（生卒年不詳）《百川書志》的「史志二」中「傳記」一類收錄多篇唐代著名的小說，²² 直到清代紀昀（1724-1805）都還稱「傳記」。²³

「傳奇」與唐代小說發生關連，亦有一發展歷程，目前可以確定的是晚唐裴鉞撰作《傳奇》，啟動了唐代小說與「傳奇」之名的關係，即「傳奇」作為書之專名。除此之外，著作年代稍早於裴鉞《傳奇》的元稹（779-831）〈鶯鶯傳〉，因南宋曾慥（?-1155/1164）《類說》收錄晚唐陳翰（生卒年不詳）《異聞集》中〈鶯鶯傳〉故事題名為〈傳奇〉，遂引發了〈鶯鶯傳〉原名是否為〈傳奇〉的討論。目前學界有三種看法，一是〈鶯鶯傳〉原名應為陳翰《異聞集》所題之〈傳奇〉；²⁴ 二是〈鶯鶯傳〉是原名，但陳翰《異聞集》將之改為〈傳奇〉；²⁵ 三是〈鶯鶯傳〉是原名，是曾慥將之改名為〈傳奇〉。²⁶ 若是前兩種觀點成立，〈鶯鶯傳〉

鬚客傳》、《傳奇》、《靈怪集》、《集異記》、《纂異記》、《獨異志》、《博異志》、《玄怪錄》、《續玄怪錄》、《宣室志》、《瀟湘錄》、《紀聞》、《甘澤謠》、《杜陽雜編》等。鄭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610。

²² 該類著錄有〈長恨歌傳〉、〈高力士外傳〉、〈虬髯客傳〉、〈周秦行紀〉、〈鶯鶯傳〉、〈東陽夜怪錄〉、〈嵩岳嫁女記〉、〈柳氏傳〉、〈任氏傳〉、〈謝小娥傳〉、〈霍小玉傳〉、〈枕中記〉、〈古鏡記〉、〈紅線傳〉、〈李娃傳〉、〈白猿傳〉等，以及一些唐代小說集。高儒編，《百川書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卷 5，頁 60-65。

²³ 盛時彥於《姑妄聽之·跋》中引述紀昀批評《聊齋誌異》之語，其中有「《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之言。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臺北：新興書局，1956），卷 18，頁 373。

²⁴ 李宗為逕稱〈鶯鶯傳〉原名為〈傳奇〉，因《太平廣記》將之改為〈鶯鶯傳〉，使其原名反而湮滅不彰。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58。周紹良亦抱持同樣的看法，他認為〈鶯鶯傳〉是《太平廣記》依據慣例對於所收錄作品的原題一概不取，而是據所敘人物主角姓名來命名。周紹良，《唐傳奇箋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385。卞孝萱認為《類說》所引《異聞集》所題〈傳奇〉是原名，並進一步指出以「傳奇」標題，元稹創始於前，裴鉞仿效於後。卞孝萱，《元稹年譜》，《卞孝萱文集》第 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223-224。方詩銘認為《異聞集》多用唐代小說本名，所以〈鶯鶯傳〉的本名是〈傳奇〉。方詩銘，《方詩銘文集》第 3 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鶯鶯傳》的本名〉，頁 339。

²⁵ 程毅中認為〈鶯鶯傳〉的原名是〈傳奇〉實有待商榷，有可能是陳翰所改。程毅中，《古體小說論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頁 66。孫遜、趙維國從唐代小說往往以人物為題的文體特徵，和《類說》編纂節錄前人小說集，節篇幅長者多保留原篇名，篇幅短者多易名，主張是《異聞集》將鶯鶯故事命名為〈傳奇〉。甚至他還認為宋代趙令畤、王銍等人稱〈鶯鶯傳〉為〈傳奇〉，有可能是依據《異聞集》。孫遜、趙維國，〈「傳奇」體小說衍變之辨析〉，頁 90。

²⁶ 李劍國認為〈鶯鶯傳〉是原名，因唐人單篇小說傳一人之事，多以其人名號為題，並敘及若有〈傳奇〉題名於前，裴鉞不會以不同性質之書承襲此名。又指出陳翰若已見裴鉞《傳奇》，則不會改名，若未見，則無須改名。而且《異聞集》多保留收錄的小說原名，可見《類說》所收《異聞集》的〈傳奇〉題名是曾慥所改。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337-340。

在唐代便被稱為〈傳奇〉，即顯示「傳奇」在唐代不僅作為唐代小說集的專名，也是單篇唐代小說的專名。但也不能排除〈鶯鶯傳〉就是原名的可能。故今可確知的是「傳奇」在唐代是裴鉶作品的專名。而宋代〈鶯鶯傳〉被稱為〈傳奇〉的情形常見，除了曾慥《類說》之外，尚有北宋趙令時（1061-1134）《侯鯖錄》，以及《侯鯖錄》卷五所錄王銍（?-1144）〈傳奇辨證〉（詳見下論）。

「傳奇」之名由小說專書、專篇的指涉，轉變為小說文類的概念是見於南宋謝采伯（1168-1231）《密齋筆記·自序》，他自言一己之撰作為「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無抵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²⁷ 在此謝采伯將經史文藝雜說與稗官小說、傳奇、志怪對舉，顯示一己創作的嚴肅和正統，雖然在此謝采伯是對小說創作的貶抑，但他卻精細地為小說作了分類，「傳奇」是其一，可惜並未清楚地定義。直至元代的虞集（1272-1348）較為清楚地界定了「傳奇」，將之視為唐代具有某些創作特質的文體。

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²⁸

此應為「傳奇」作為指稱唐代某一特殊小說文類之始，指出了唐代傳奇之作的特色。²⁹ 到了明代胡應麟則視「傳奇」為古今小說六種類別之一。

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³⁰

胡應麟對於所作小說分類，並沒有給予定義，僅以實例為證，以作品來定義，雖未盡舉其所謂的「傳奇」文本，但從所舉的文本而觀，都是有關情愛的故事，³¹ 且以女主角的傳記命名，復從胡應麟認為〈飛燕外傳〉是成於漢代，卻經宋代所修改

²⁷ 謝采伯，《密齋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1。

²⁸ 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道園學古錄》，卷38，〈寫韻軒記〉，頁740。

²⁹ 李均軍認為「謝采伯拈出的『傳奇』，看作是由文類觀念向文體概念轉變的階段。在此基礎上，元中葉大學者虞集正式把『傳奇』作為傳奇小說之文體概念使用。」李均軍，《傳奇小說文體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頁25。

³⁰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嶽委談下〉，頁282。

³¹ 章學誠以單篇的愛情故事來界定唐代「傳奇」，近似於胡應麟所歸類的「傳奇」概念。

寫定，³² 可見他主張「傳奇」所指涉的作品不限於唐代。魯迅揉合了胡應麟對唐代小說的觀點和以「傳奇」作為小說一類別的主張，在其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標舉「傳奇」討論唐代小說，對於唐代傳奇作了清楚的界定。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其云「作意」，云「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矣。此類文字，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諧，……，實唐代特絕之作也。³³

魯迅刻意擷取胡應麟一段對唐代小說的敘述，突顯唐代小說作者有意虛構的「幻設」特色，同時在敘述和文辭上的講究，從「意想」和「文采」上強調唐代小說較六朝小說的演進。³⁴ 甚至魯迅所謂的「傳奇」不限於單篇的「傳奇文」，還包括「傳奇集」，換言之「傳奇」是他認為的唐代小說代表，而後魯迅也編纂了《唐宋傳奇集》，而他在《中國小說史略》和《唐宋傳奇集》所選錄列述的文本，皆是符合一己定義的「傳奇」文本。

魯迅雖受胡應麟的影響，但他所認為的「傳奇」與胡應麟所謂的「傳奇」是有所差別的，涵蓋的範圍比較大，或者可以說是比較廣義的「傳奇」。³⁵ 由於魯迅的影響，其後多見以唐傳奇作為唐代小說的指稱，「傳奇」亦從一本小說書名演化為一個小說類別的文體之名，甚至特別用於指稱唐代出於有意創作，敘述委曲、篇幅較長的述奇記異之小說作品。

由以上的探析，可以得知，陶宗儀所謂的「唐有傳奇」從歷史的事實而觀，能夠確定的是唐代僅出現裴鉞《傳奇》一書，翁同文在〈古今說海提要補辨〉中辨正《古今說海》將〈崑崙奴傳〉的作者題為楊巨源之誤時，言及裴鉞《傳奇》，其中

³² 胡應麟認為〈飛燕外傳〉是「傳奇之首」，又判定「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1，〈莊嶽委談下〉，頁 283、284。

³³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59。

³⁴ 同前引，頁 60。

³⁵ 胡梓穎、黃自鴻認為魯迅所定義的「傳奇」與胡應麟提出的「傳奇」不同，魯迅擴大了胡應麟所說的「傳奇」內涵。胡梓穎、黃自鴻，〈被建構的文類——從「辨體」角度論傳記與「傳奇文」〉，《臺大文史哲學報》，86（臺北：2017），頁 93-98。

一段非常切要的陳述：「裴氏《傳奇》三卷，今其書雖佚，實為後代泛稱唐人小說為傳奇之所自」，³⁶ 道出此一流變的事實。雖在元代已經出現以「傳奇」指稱唐代小說的情形，故有陶宗儀所謂的「唐有傳奇」之說，但這是一後設的說法，唐人並無此觀點。

「唐有傳奇」之說由小說本位來考察，就實質層面而言，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唐代有裴鉞所著之《傳奇》，而從文學發展的觀點而論，是為一歷時甚長衍變的後設結果。宋、元之時，「傳奇」已成為小說一特殊的文體類別，至於元代陶宗儀如何能夠在談論「雜劇」之名時，可從明白指涉小說的「唐有傳奇」談起，「傳奇」的名義是如何從小說過渡到戲曲，則必須根據文獻資料，細察其間的推導因素。

三、宋有「傳奇」之名：小說戲曲繫連的契機

「傳奇」的名義指稱至宋代出現了較為紛雜的情形，除了由前述可以確知宋人稱〈鶯鶯傳〉為〈傳奇〉，和謝采伯以「傳奇」為小說次文類之名外，還涉及到「說話」、「諸宮調」和「南戲」的範疇，而這些諸多面向的「傳奇」名義，則隱含了「傳奇」指稱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契機。

(一)稱〈鶯鶯傳〉為〈傳奇〉

前述曾慥《類說》收錄陳翰《異聞集》中的鶯鶯故事題名為〈傳奇〉，引發了〈鶯鶯傳〉原名的討論議題，但稱〈鶯鶯傳〉為〈傳奇〉是宋代所常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趙令畤《侯鯖錄》卷五〈辨傳奇鶯鶯事〉，不僅趙令畤稱鶯鶯故事為〈傳奇〉，他還引述了王銍考證〈鶯鶯傳〉的〈傳奇辨證〉，王銍於題目明白標舉「傳奇」，並於行文中屢屢以「傳奇言」引述〈鶯鶯傳〉的內容，進而考證〈鶯鶯傳〉與元稹的關係。例如：

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歲，未知女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艶

³⁶ 翁同文，《四庫提要補辨》，頁1-2。

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³⁷

此段話語中不僅清楚顯示王銍稱〈鶯鶯傳〉為〈傳奇〉，同時由「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可知名全篇為〈傳奇〉的因由，即為傳述有關鶯鶯的奇聞異事。而同稱〈鶯鶯傳〉為〈傳奇〉的趙令時，則是將〈鶯鶯傳〉的故事被之以管絃，完成了〈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今於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義。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後聽燕詞。³⁸

趙令時也認為奇異的鶯鶯故事為元稹所述，並隱約地解釋了〈傳奇〉之名所得自，同時他也陳述了鶯鶯故事在宋代廣受喜愛的普及現象，上至士大夫引為訪奇述異的美談，下至娼優能調說大略的佳話，復嘆息如此精彩的故事，不能以音樂的形式傳誦，於是趙令時將〈傳奇〉鶯鶯故事分為十章，並針對十章傳之所述內容，分別製定與之相映的商調〈蝶戀花〉，形成了韻散合體的敘事，鶯鶯故事遂增添了音樂的元素，由傳記敘事演為鼓子詞，其中十二曲商調〈蝶戀花〉完全有別於〈鶯鶯傳〉中的詩歌是為人物抒情表意，而是趙令時以曲藝的形式呈現故事。廖奔曾言「趙令時是見於記載的第一個將唐傳奇與後世曲藝聯繫起來的人。（不僅僅從內容題材上）」³⁹將名為「傳奇」的鶯鶯故事轉為韻散唱敘的鼓子詞，在「傳奇」由小說演為戲曲的指稱上，自然有其值得關注的意義。尤其指明「傳奇」由小說演為戲曲指稱的陶宗儀，亦稱〈鶯鶯傳〉為〈傳奇〉，甚至在《南村輟耕錄》卷十七〈崔麗

³⁷ 趙令時著，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26-127。

³⁸ 同前引，頁135。

³⁹ 廖奔，《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傳奇四變」說發微〉，頁165。

人〉一則中根據趙令畤《侯鯖錄》引述王銍〈傳奇辨證〉強調〈鶯鶯傳〉是元稹自述與崔鶯鶯之女所發生之情事。⁴⁰可見陶宗儀稱鶯鶯故事為〈傳奇〉，不無沿承趙令畤和王銍的可能，而陶宗儀見趙令畤所作〈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是否即為他提出「傳奇」之名由小說到戲曲的觀點所據，其間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此一來，被稱〈傳奇〉的鶯鶯故事經由趙令畤改作為〈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在「傳奇」之名由小說到戲曲的過程中有其重要意義。

(二)「說話」與「傳奇」

在宋代除了鶯鶯故事被稱為〈傳奇〉外，「傳奇」還出現於宋人述及「說話」的語境脈絡中。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征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⁴¹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之事，……。⁴²

在此「傳奇」是作為「說話」四家數中「小說」中的一類題材。當然從《都城紀勝》和《夢粱錄》所述，「說話」四家數不只是「說話」題材的區別，尚包括了「說話」的形式，其中「小說」名為「銀字兒」，根據近人的研究有兩種說法，一是說話人講說煙粉、靈怪、傳奇、公案等故事時，用銀字管樂器伴奏來歌唱話本中的歌詞；一是因銀字管樂器用平調吹奏，「銀字」遂為「哀怨腔調」的代稱，「銀

⁴⁰ 《南村輟耕錄》：「〈傳奇〉，崔氏鶯鶯婢曰紅娘。」「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事具《侯鯖錄》中。」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14，〈婦女曰娘〉，頁 202；卷 17，〈崔麗娘〉，頁 244。

⁴¹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瓦舍眾伎〉，頁 98。

⁴² 吳自牧，《夢粱錄》，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20，〈小說講經史〉，頁 312。

字兒」意指說話人所講的煙粉、靈怪、傳奇等故事是哀豔之詞。⁴³ 若前者為是，則意謂「說話」講說「小說」故事時，是伴以音樂的。又羅燁（生卒年不詳）《醉翁談錄·舌耕敘引》的〈小說開闢〉，談到「說話」四家數的「小說」時，標舉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朴刀、捍棒、妖術、神仙等八類題材內容，並針對每一類，列舉出一些故事作為該類的代表；關於「傳奇」，則列有「鶯鶯傳、愛愛詞、張康題壁、錢榆罵海、鴛鴦燈、夜遊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負心、桃葉渡、牡丹記、花萼樓、章臺柳、卓文君、李亞仙、崔護覓水、唐輔採蓮」⁴⁴ 等。關於此十八篇作品，李均軍曾指出其中「有唐人傳奇小說，有話本，亦有戲曲，文體不盡相同。」⁴⁵ 然若是列為說話的「小說」一類的講述，這些「傳奇」故事就並非如李均軍所說有唐傳奇、話本、戲曲不同的文體，而應皆為話本的體式，所標舉的題目應指涉的是題材內容，而非文體。雖然這十八篇作品多數可能已經亡佚或無法正確論斷，然有些學者嘗試對這些作品加以註釋，並將可能的相關作品列出。⁴⁶ 根據註釋和尋繹這些故事所涉作品的結果，可以發現除去不可考的文本之外，幾乎都見有戲曲的形式，甚至有些是宋代的戲曲，如〈鴛鴦燈〉有南戲《張資鴛鴦燈》，〈徐都尉〉有南戲《樂昌分鏡》，〈王魁負心〉有宋代官本雜劇《王魁三鄉題》、戲文《王魁》，〈卓文君〉有宋官本雜劇《相如文君》，〈崔護覓水〉有宋官本雜劇《崔護六么》、《崔護逍遙遊》等。由於無法確實掌握這些「傳奇」話本的撰作年代，且其中又出現於宋代的戲曲文本，可以說是這些故事題材流動於話本、戲曲等伎藝表演形式被展現；而從大多故事皆衍為後世的戲曲來看，應該可以推論出這些戲曲是由「傳奇」話本改編為戲曲的形式，所以並非是「小說」一類的「傳奇」有搬演戲曲，精確地說應是「小說」所講的「傳奇」故事亦以戲曲的形式出現或是後來衍為戲曲，其中由唐代傳奇小說改為說話之「小說」，並衍為戲曲形式的就有〈鶯鶯傳〉、〈徐都尉〉、〈章臺柳〉、〈李亞仙〉、〈崔護覓水〉等篇，可以見出同一題材在不同文體的演變，從唐代的小說到戲曲，都表現了「傳述奇聞」的同一故事，故以稱唐代小說之「傳奇」名義，來指

⁴³ 葉德均、孫楷第、鄭振鐸等皆主張「說話」時以銀字管樂器吹奏配合歌唱，而李嘯倉則認為「銀字兒」是哀豔之詞，胡士瑩不否認「說話」有歌唱的部分，但甚難找到用銀字管樂器伴奏的根據，故較認同李嘯倉的觀點。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09-112。

⁴⁴ 羅燁，《醉翁談錄》（臺北：世界書局，1958），甲集，卷1，頁4。

⁴⁵ 李均軍，《傳奇小說文體研究》，頁23。

⁴⁶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上冊，頁246-249；黃霖編，羅書華撰，《中國歷代小說批評史料匯編校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頁119。

稱戲曲，可說是十分順當。

此外，關於說話中「小說」之「傳奇」一類，何以名為「傳奇」，也有學者主張與唐代小說〈鶯鶯傳〉有關。

……這 18 篇作品的題材，大致皆如《鶯鶯傳》一樣是愛情故事的敘事。將《鶯鶯傳》列為首篇，慮及《鶯鶯傳》原名《傳奇》。由此可推知，「傳奇」這一小說源於《鶯鶯傳》並以之為典範，專門演述男女之間愛情故事類型。⁴⁷

此說隱含著鶯鶯故事被說書藝人講述，其〈傳奇〉篇名遂衍化為說話的「小說」講述內容的類別名稱之意，尤其宋人說話的「小說」中「傳奇」家數將〈鶯鶯傳〉列於其首，而宋人名〈鶯鶯傳〉為〈傳奇〉，有可能是由講述鶯鶯故事因而統合相關的故事皆稱之為「傳奇」，即由一個故事文本發展為「小說」講述的類別。以名為〈傳奇〉的鶯鶯故事來指稱與〈鶯鶯傳〉相類的故事，導致〈鶯鶯傳〉因「傳述奇聞」而被命名為〈傳奇〉，又因其被命名〈傳奇〉而成為某一類小說的指稱，致使「傳奇」用以指稱的意涵具有了「奇聞異事」的大類意義和「曲折離奇愛情故事」的小類意義，後者自然包含於前者之中。胡士瑩認為《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所列「說話」中「小說」家數「傳奇」一類皆是「講人世間悲歡離合的奇聞軼事」。⁴⁸ 著眼的是奇聞異事大類的意義，而胡應麟和章學誠對「傳奇」小說的認知，就是限於曲折離奇愛情故事的小類意義。由此可知，宋代說話中所出現的「傳奇」一詞，應有廣狹二義。⁴⁹ 而此大／小、廣／狹的宋代說話的「傳奇」意涵，非常巧妙地與同命名為「傳奇」的裴鉞《傳奇》和元稹〈傳奇〉的文本內容相應。

⁴⁷ 李均軍，《傳奇小說文體研究》，頁 23。

⁴⁸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上冊，頁 111。

⁴⁹ 事實上，宋末元初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中敘及說話藝人時有「開天闢地通經史，博古明今歷傳奇」之言。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 1，〈小說開闢〉，頁 5。又《金史·佞幸傳》記述：「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為業。」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29，頁 2780。從此二則資料顯示說話伎藝中的「傳奇」一詞，應非限縮在男女情愛的題材故事，而具有了較為廣泛的意涵，近於「傳述奇聞」。郭英德曾指出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在宋代民間說話伎藝中，「傳奇」一詞有廣狹二義，一是指說話伎藝所講述的各奇異故事，一是說話伎藝中「小說」家所講述的題材。郭英德，《明清傳奇史》，頁 3。李均軍亦認為「宋元時作為小說文類的『傳奇』內涵有二，一是故事的奇異性，二是故事主要講述男女愛情，……。」李均軍，《傳奇小說文體研究》，頁 24。徐大軍亦持相同觀點。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頁 338。

(三)「諸宮調」與「傳奇」

宋代文學與「傳奇」發生關連的尚有新興文體「諸宮調」，主要是王國維將之標舉為「傳奇」指涉意涵之一，廖奔、吳新雷亦承繼王國維觀點。王國維根據《武林舊事》和《夢粱錄》所述，而提出「宋以諸宮調為傳奇」的看法。二書所載內容如下：

諸宮調（傳奇）

高郎婦 黃淑卿 王雙蓮 袁太道⁵⁰

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⁵¹

除了王國維所述及的《夢粱錄》、《武林舊事》之外，成書稍早的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亦云：「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八曲、說唱」，⁵²所記內容與《夢粱錄》大致相仿。⁵³細察《夢粱錄》所記，諸宮調是汴京孔三傳將「說話」中的「傳奇」、「靈怪」故事入曲說唱，導致說故事有了音樂性，並非宋人稱諸宮調為「傳奇」。而《武林舊事》的「諸宮調（傳奇）」正是以較小字體來註記諸宮調所講唱的故事題材內容，記錄善於講唱「傳奇」故事所譜成諸宮調的藝人。至於王國維亦述及的王灼（約 1160 在世）《碧雞漫志》卷二〈名家詞短長〉所記：

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⁵⁴

⁵⁰ 周密著，李小龍、趙銳評注，《武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6，〈諸色伎藝人〉，頁 184。

⁵¹ 吳自牧，《夢粱錄》，卷 20，〈妓樂〉，頁 310。

⁵²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96。而《西湖文獻集成》所收入之《都城紀勝》則作：「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2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38。

⁵³ 伊維德 (Wilt L. Idema) 根據《都城紀勝》所記而論斷「諸宮調始於京城（開封）孔三傳，配樂而歌傳奇、靈怪。」伊維德，〈諸宮調研究——對不同見解的重估〉，收入樂黛雲等編選，《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 340。

⁵⁴ 王灼著，江枏疏證，《碧雞漫志疏證》，收入劉崇德、龍建國、田玉琪主編，《中國古代曲學名

此處「諸宮調古傳」恐非如王國維所說的是孔三傳首創諸宮調以「古傳」稱，而必須與《武林舊事》、《夢粱錄》、《都城紀勝》所記諸宮調所講唱的「傳奇」或「靈怪」故事一併思考，即「古傳」即是關於「傳奇」、「靈怪」的古代傳記故事，其中尤以唐代小說為大宗，所以士大夫皆能誦之，代表此類的諸宮調與一般的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有別。金董解元（生卒年不詳）《西廂記》諸宮調演繹的正是當時名為〈傳奇〉的〈鶯鶯傳〉，而〈鶯鶯傳〉是「說話」的「小說」中「傳奇」一類故事代表，職是之故，諸宮調實以宋代「說話」的「小說」中「傳奇」故事為說唱表現的故事題材，同時還取材於「靈怪」一類故事。事實上《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京瓦伎藝」就是「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⁵⁵ 完全未見與「傳奇」名義交涉之語。而《武林舊事》和《夢粱錄》記述「諸宮調」所提到的「傳奇」與「說話」四家數之一的「小說」中「傳奇」一類是同一指涉。如此一來，諸宮調似乎不能說被「傳奇」指稱，而是以諸宮調的形式去講古代的「傳奇」、「靈怪」故事，特別是以前者為主，因此「諸宮調」與「說話」有了繫連，一是講唱、一是講述，所以「諸宮調」與「說話」在題材上交集。⁵⁶ 上述相關典籍中所述之孔三傳的「說唱諸宮調」正如王國維所闡釋的是「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而被之以樂曲者也。」⁵⁷ 換言之，「諸宮調」就是以說唱的方式呈現「傳奇」、「靈怪」類題材的故事，宋人分別以不同的伎藝去演繹，與文字敘述的敘事，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任半塘（1897-1991）曾將唐人所寫傳奇小說與歌舞戲的劇本比較，認為兩者只是在形式上有別，但「本質之主要成分，實無二致」。⁵⁸ 如果依據胡應麟所述：「《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⁵⁹ 作進一步推導，《西廂記諸宮調》的題材出自又名〈傳奇〉的〈鶯鶯傳〉，而《西廂記諸宮調》復為戲曲「傳奇」之祖，似乎也隱然拉出一從唐代小說到明代戲曲的牽繫。

著疏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頁 57。

⁵⁵ 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461-462。

⁵⁶ 徐大軍指出《夢粱錄》中所述並非是諸宮調被稱為「傳奇」，在此「傳奇」不是文體意義上而是題材類型上的稱名，《武林舊事》所述亦是指「傳奇」是諸宮調演唱的一個題材，正如「說話」中「小說」家數中分類題材的「傳奇」。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頁 337。

⁵⁷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48

⁵⁸ 任半塘，《唐戲弄》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083。

⁵⁹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1，〈莊嶽委談下〉，頁 428。

(四)「南戲」與「傳奇」

「傳奇」之名與宋代文學的牽連，還有在「南戲」的領域，廖奔在談論王國維的「傳奇四變」說時，指出宋代俗文學勃興，其中諸宮調、戲文、話本小說三種形式都借用「傳奇」的徵號。⁶⁰ 事實上「傳奇」並未用以指稱諸宮調，⁶¹ 在南宋文獻中記載「諸宮調」的「傳奇」詞語應跟「說話」中「小說」的「傳奇」意涵相同。至於「戲文」被稱為「傳奇」，主要是因為張炎《山中白雲詞》所述：

〈滿江紅〉（贈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

傳粉何郎，比玉樹、瓊枝謾誇。看□□、東塗西抹，笑語浮華。

蝴蝶一生花裡活，似花還似恐非花。最可人、嬌豔正芳年，如破瓜。

離別□，生嘆嗟。歡情事，起喧譁。聽歌喉清潤，片玉無瑕。

洗盡人間笙笛耳，賞音多向五侯家。好思量、都在步蓮中，裙翠遮。⁶²

已有學者指出這是最早的觀劇詞之一。⁶³ 又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葉盛《菴竹堂書目》，有《東嘉韞玉傳奇》，」⁶⁴ 錢南揚（1899-1987）《戲文概論·劇本第三·第一章》亦言及「於《山中白雲詞》得一本：《韞玉傳奇》，」⁶⁵ 兩者都認為「韞玉傳奇」是南戲之名。廖奔也持相同的看法，才會認為宋代「傳奇」之名也用以指稱「戲文」。⁶⁶ 張炎《山中白雲詞》卷五〈滿江紅〉詞小序稱宋代

⁶⁰ 廖奔，《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傳奇四變」說發微〉，頁161。

⁶¹ 廖奔雖繼承王國維的觀點，認為宋代「諸宮調」又稱「傳奇」，但他同時觀察到元代已未見「諸宮調」以「傳奇」稱者，進而推論「傳奇」名稱至元代專門為戲曲所使用。同前引。廖奔所觀察到元代無以「傳奇」稱「諸宮調」的情形，適可作為「傳奇」非「諸宮調」指稱的證據。

⁶² 張炎著，黃畬校箋，《山中白雲詞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卷5，頁276。《全宋詞》本據《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寄」字韻條所收錄的張炎〈滿江紅〉詞小序作「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流，所謂識拍道字正聲清韻不狂俱得之矣，作平聲滿江紅贈之。」又詞作文字「看□□」、「離別□」為「看生子」、「離別恨」。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4421。其中關於〈滿江紅〉的詞小序，據中華書局影印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線裝本的《永樂大典》原文，乃作「韞玉傳奇，推吳中子弟為第一流，所謂識拍道字正，聲清韻不狂，俱得之矣！作平聲〈滿江紅〉贈之。」解縉等編，《永樂大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797，頁6305。

⁶³ 程宇昂，〈張炎〈滿江紅〉中戲曲史料新論〉，《藝術百家》，2（南京：2007），頁13。

⁶⁴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138。

⁶⁵ 錢南揚，《戲文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79。同時他認為《韞玉傳奇》就是《菴竹堂書目》中的《東嘉韞玉傳奇》。同前引，頁103。

⁶⁶ 廖奔將《韞玉傳奇》列為宋代戲文可知劇本名字的七種南戲之一。廖奔，《中國戲曲史》（上

「戲文」為「傳奇」，遂成為以「傳奇」稱戲曲之始的關鍵。

歷來對張炎 (1248-1320)《山中白雲詞》卷五〈滿江紅〉詞小序的討論，都針對因句讀所引發「韞玉」是南戲之名還是人名的問題，⁶⁷顯然王國維、錢南揚、廖奔等皆認為是劇名，因此導致了「傳奇」也用於指稱南宋戲文的主張。至於認為「韞玉」是人名者，必然導致此處「傳奇」指稱「戲文」的說法產生動搖。關於「韞玉」所指是人名的諸家論述，在年代、性別、身分和所唱戲曲上亦有歧異。對於這個問題有深入探究的是洛地 (1930-2015)，洛地首先由《山中白雲詞》中所題「贈」之詞作，全為贈人，主張「韞玉」為人名，「贈韞玉傳奇……」應為「贈韞玉，傳奇……」；復從張炎的入元生活，和《山中白雲詞》的詞作沒有一首能夠證明寫於宋代，推論〈滿江紅〉作於元代，如此一來韞玉是元人，是為戲文的演員可能性就不大了；此外，洛地又由《山中白雲詞》所提到的十五位演唱者，唱的都是雅音，且從〈滿江紅〉詞中所述「洗盡人間笙笛耳」、「賞音多向五侯家」等語，認為韞玉所唱不是戲文而是雜劇；復在比較張炎對韞玉和其他演唱者的書寫之後，洛地確認韞玉非倡優而是良家子弟。⁶⁸根據洛地的觀點，韞玉是元人且所演唱的是雜劇，根本推翻了「傳奇」作為宋代「戲文」指稱的說法。除了洛地嚴謹地考證張炎所述及的「贈韞玉傳奇……」外，程宇昂也提出了相關的見解，他修正了王染野認為張炎的〈滿江紅〉是一首贈給韞玉這位傳奇女藝人個人詞作的看法；⁶⁹指出張炎所稱賞的是男演員，特別說明〈滿江紅〉詞為雙調，上、下闕分寫男旦演員的色、藝，同時也是由生活而轉向舞台的雙層結構，其所根據的就是《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所錄《宦門子弟錯立身》、《張協狀元》、《小孫屠》三篇南戲作品，其中有兩種有裝旦記載。⁷⁰根據程宇昂的分析，張炎所說的「贈韞玉，傳奇……」的詮釋，則是韞玉為男旦，他擅長表演傳奇故事，此處的「傳奇」指涉的是有關愛情題材的故事，而非南戲本身。洛地和程宇昂兩說雖然不同，但都證明了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不能作為宋代南戲被稱為「傳奇」的依據。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103。然廖奔曾於 2001 年出版的《中國戲曲發展史》中參酌洛地所著〈「韞玉」試證〉一文的意見，將《韞玉傳奇》歸為元代作品，但仍持《韞玉傳奇》為劇名的觀點。廖奔，《中國戲曲發展史》第 1 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 336。

⁶⁷ 洛地，《洛地文集·戲劇卷·卷一》（出版地不詳：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2001），〈「韞玉」試證〉，頁 211-223；程宇昂，〈張炎〈滿江紅〉中戲曲史料新論〉，頁 13-16。

⁶⁸ 洛地，《洛地文集·戲劇卷·卷一》，〈「韞玉」試證〉，頁 223-231。

⁶⁹ 王染野，〈曲海尋蹤——吳地宋元明清幾位戲曲家演藝、作品之雜考〉，《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3.1（蘇州：2006），頁 95。

⁷⁰ 程宇昂，〈張炎〈滿江紅〉中戲曲史料新論〉，頁 14-16。

至於王國維提及的葉盛 (1420-1470)《菴竹堂書目》所著錄的《東嘉韞玉傳奇》，與王國維同時的朱孝臧 (1857-1931)《山中白雲·校記》云：「卷五〈滿江紅〉韞玉傳奇，按《文淵閣書目》月字號有《韞玉傳奇》，注云一部。《菴竹堂書目》亦有是書，或即玉田所賦。」⁷¹ 朱孝臧於此指出除《菴竹堂書目》外，《文淵閣書目》中亦見有《韞玉傳奇》，同時還推測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的「贈韞玉，傳奇……」，就是此二書目所列的《東嘉韞玉傳奇》。後之學者亦將王國維提及的葉盛《菴竹堂書目》所著錄的《東嘉韞玉傳奇》與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的「贈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連結，而主張南戲稱「傳奇」就是始於此時。⁷² 洛地指出《菴竹堂書目》是分類而編，《東嘉韞玉傳奇》是在卷四「詩集詞」中，並列述其前後書目，《東嘉韞玉傳奇》介乎《新話小說》與《煙粉靈怪》之間，而認為《東嘉韞玉傳奇》可能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⁷³ 程宇昂則指出從與《東嘉韞玉傳奇》並列的其他書籍多為小說來判斷，該書極有可能是宋元的小說，尤其是宋代小說。⁷⁴ 然晚清陸清源、周星詒已判定今本《菴竹堂書目》是明代隆慶年間 (1567-1572) 無名氏抄錄明英宗正統六年 (1441) 楊士奇 (1365-1444) 所編《文淵閣書目》改錄而成的偽書。⁷⁵ 又《文淵閣書目》的分類方法「既按《千字文》順序編次，又按櫥度藏，大體仍按經、史、子、集的順序編排，但又有別於歷代四部目錄，而大多不著撰著人姓名。」⁷⁶ 故其書目排序並非嚴格遵守四部的界分，實無法作為各書屬性的判定標準。所以今見之葉盛《菴竹堂書目》為偽書，故以其所列《東嘉韞玉傳奇》討論與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的「贈韞玉，傳奇惟吳

⁷¹ 朱孝臧輯校，《彊村叢書》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05），頁1310。

⁷² 劉曉明，〈「南戲」本義與發源地考〉，《廣州教育學院學報》，3（廣州：2001），頁17。

⁷³ 洛地，《洛地文集·戲劇卷·卷一》，〈「韞玉」試證〉，頁220-223。《菴竹堂書目》與《文淵閣書目》所著錄的《東嘉韞玉傳奇》前後排列書目大致無別，試列兩種書目所述如下：《菴竹堂書目》：「《白石道人歌曲》一冊，《清江漁譜》一冊，《新話小說》一冊，《名賢珠玉集》一冊，《綠窗談藪》一冊，《東嘉韞玉傳奇》一冊，《煙粉靈怪》一冊，《文顰集》一冊，《剪燈新話》一冊，《剪燈餘話》一冊，《珊瑚詩話》四冊」。葉盛編，《菴竹堂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91。《文淵閣書目》：「《白石道人歌曲》一部一冊，《新詞小說》一部一冊，《綠窗談藪》一部一冊，《黃三岳西川泛錦》一部一冊，《十英曲會》一部一冊，《清江漁譜》一部一冊，《名賢珠玉集》一部一冊，《東嘉韞玉傳奇》一部一冊，《煙粉靈怪》一部一冊。」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10，頁140。

⁷⁴ 程宇昂，〈張炎〈滿江紅〉中戲曲史料新論〉，頁17。

⁷⁵ 張雷，〈菴竹堂書目的真本和偽本〉，《江蘇圖書館學報》，3（南京：1998），頁52-53；儲江，〈略論《菴竹堂書目》的真偽〉，《江蘇教育研究》，6（南京：2015），頁60-62。

⁷⁶ 賈二強，〈文獻學視野下的明清學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5（西安：2016），頁67。

中子弟為第一」的關連性，便無正當性。又《文淵閣書目》和《菴竹堂書目》的書目排序皆無法作為《東嘉韞玉傳奇》一書性質推斷的依據。

依據洛地、程宇昂等人的研究成果，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應是「贈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其中的「傳奇」不是南戲戲文的指稱，又今本《菴竹堂書目》中的《東嘉韞玉傳奇》也不能作為宋代南戲戲文稱為「傳奇」的推論根據。雖然釐清了張炎〈滿江紅〉小序所述的「韞玉」和「傳奇」的意涵，得知此處的「傳奇」尚未作為「南戲」之名，但這一則文獻資料還是很可貴地讓我們思考「傳奇」與戲曲的關連，畢竟其中述及了唱、演的內容，所謂「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顯示此處的「傳奇」已與戲曲有關了，即以戲曲的方式表演「傳奇」故事，依據洛地的推論是元代雜劇敷演「傳奇」故事，張炎的《山中白雲詞》所錄〈滿江紅〉小序實無法作為宋人稱「戲文」為「傳奇」的憑據，但在前論「說話」的「傳奇」中，確見宋代戲文取材「說話」的「傳奇」故事之情形，其中有襲自唐代小說者。元夏庭芝（約 1300-約 1375）《青樓集·志》所云：「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譚。」⁷⁷ 正辨析了唐傳奇是作為本故事，宋代戲文將之搬演，加上了「唱念」和「譚」，兩者在故事題材上是相同的，只是宋代的戲文增添了表演元素。而由戲曲表演「傳奇」故事，演化為戲曲被稱為「傳奇」，也是非常合理的發展。

由以上的討論大抵可以得知「傳奇」一詞在宋代的指稱情況，一是作為〈鶯鶯傳〉的篇名；其次是在「說話」伎藝中，作為題材一類的「傳奇」有廣狹二義，一是奇聞異事，一是為「說話」中「小說」家數的愛情故事，而後者極有可能由〈鶯鶯傳〉名為〈傳奇〉，而將相類的故事，統稱為「傳奇」；至於「諸宮調」所涉及的「傳奇」之詞，並非是名義上的指稱，而是與「說話」的「小說」家數所述「傳奇」之義，並無二致，同為奇聞異事或奇異的愛情故事，宋代戲文也是在此情況下，與「傳奇」相涉，即「諸宮調」和「戲文」分別在「說話」所「述」的「傳奇」故事外，增加了「唱」和「演」的伎藝。章學誠認為從宋代開始將唐人「傳奇」小說被之以管絃、登場搬演的觀點，也可被確實印證。

⁷⁷ 夏庭芝著，孫崇濤、徐宏圖箋注，《青樓集箋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頁 43。

四、「傳奇」作為元明戲曲的指稱

宋代並未以「傳奇」指稱戲曲，只是說話、鼓子詞、諸宮調、戲文等伎藝講、唱、演「傳奇」故事，「傳奇」之名與戲曲發生關連應該是到了元代以後，從元到明清以「傳奇」為名所指涉的戲曲內涵，亦多不同，以下針對元、明二代，「傳奇」指稱戲曲的情形，作一展示，並以胡應麟的論述為例，呈現明代對此現象的思考。

(一)元代「戲文」、「雜劇」與「傳奇」之名

「傳奇」用以指稱戲曲，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元代。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系統來談，一是南曲戲文，一是北曲雜劇。

1. 以「傳奇」稱「戲文」

現今可見最早的南戲文本見於《永樂大典》的戲文三種：《張協狀元》、《小孫屠》、《宦門子弟錯立身》，這三本戲文，目前被推斷為元代作品。⁷⁸ 在《宦門子弟錯立身》第五齣有云：

你把這時行的傳奇，你從頭與我再溫習。聽說因依，其中就里：一個負心王魁；孟姜女千里送寒衣；脫像雲卿鬼做媒；鴛鴦會，卓氏女；郭華因為買胭脂，瓊蓮女，船浪舉，臨江驛內再相會。這一本傳奇，是《周李太尉》；這一本傳奇，是《崔護覓水》；這一本傳奇，是《秋胡戲妻》；這一本是《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這一本是《馬踐楊妃》。柳耆卿，《樂城驛》；張珙《西廂記》；《殺狗勸夫婿》；《京娘四不知》；張協斬貧女；《樂昌公主》；牆頭馬上擲青梅，錦香亭上賦新詩，契合皆因手帕兒；洪和尚，錯下書；呂蒙正《風雪破窯記》；楊寔遇，韓瓊兒；冤冤相報《趙氏孤兒》。劉先生，跳檀溪；雷轟了薦福碑；丙吉教子立起宣帝；老萊子斑衣；包待制上陳州糴米；這一本是

⁷⁸ 汪詩珮，《從元刊本重探元雜劇——以版本、體製、劇場三個面向為範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頁295。

《孟母三移》。⁷⁹

由行文中屢見「這一本傳奇」帶出戲曲之名，可見「傳奇」已用於指稱戲曲，《小孫屠》第一齣中所見：「後行子弟，不知敷演甚傳奇」⁸⁰之語，也可置於同一脈絡來理解。因此南曲戲文被稱為「傳奇」應是在元代而非宋代。而完成於元至正年間的高明（1305-1370）《琵琶記》，其〈開場〉「水調歌頭」唱詞便有「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⁸¹之句，此處的「傳奇」所指亦是戲曲之意。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宦門子弟錯立身》第五齣所列舉時行「名目」的四支曲文中，同時出現北雜劇和南曲戲文劇目二十九種，⁸²即於此「傳奇」同指雜劇和戲文。

2. 以「傳奇」稱「雜劇」

如前所述，南曲戲文《宦門子弟錯立身》所述的「傳奇」中包括了雜劇，事實上，在元代南戲被稱為「傳奇」的同時，北曲雜劇也被稱為「傳奇」，主要是鍾嗣成（約 1279-約 1320）《錄鬼簿》中特別於卷上列述已離世的名家作品，並立一標題「前輩才人有所編傳奇於世者五十六人。」而於該卷跋中亦見：「右前輩編撰傳奇名公，僅止於此。才難之云，不其然乎！」⁸³可知《錄鬼簿》的撰作是對於編撰雜劇的前輩致敬，其中列有關漢卿等諸家及其所編之雜劇，可見鍾嗣成直稱雜劇為「傳奇」。觀其所列諸家所撰的雜劇不僅包括男女情愛的故事，還擴及至各種題材，而《醉翁談錄》中所述「傳奇」一類故事，亦多見於《錄鬼簿》所列前輩名公所撰「傳奇」之中，例如其中有關王實甫的撰作雜劇下列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賈仲明（1343-1422）弔王實甫詞稱：「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⁸⁴則突顯了唐代傳奇小說對於元代雜劇在題材上承衍的影響。徐大軍特別掌握住《錄鬼簿》反覆使用的「有所編」、「編撰」詞語，認為鍾嗣成之所以稱這些作者的雜劇為「傳奇」，是著眼於其編撰的文學性，注重的是雜劇的藝術表現。⁸⁵但是編撰前有所承的「傳奇」故事，是否也是鍾嗣成稱雜劇為「傳奇」的原因呢？

⁷⁹ 錢南揚校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0），頁 231-232。

⁸⁰ 同前引，頁 257。

⁸¹ 高明著，錢南揚校注，《元本琵琶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

⁸² 廖奔，《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傳奇四變」說發微〉，頁 161。

⁸³ 鍾嗣成，《錄鬼簿》，收入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8、30。

⁸⁴ 同前引，頁 13。

⁸⁵ 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頁 345。

即雜劇被稱為「傳奇」不盡然是文學藝術表現的因素。

除了《錄鬼簿》外，周德清《中原音韻》有幾處見到「傳奇」一詞。

前輩《剛王莽傳奇》與支思韻通押。⁸⁶

短章樂府，務頭上不可多用全句，還是自立一家言語為上；全句語者，惟傳奇中務頭上用此法耳。⁸⁷

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么〉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宮始終不同。」韻腳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便屬第二著。⁸⁸

雖然《錄鬼簿》和《中原音韻》都見有以「傳奇」稱雜劇的記述，然而元雜劇最常見的稱呼是「樂府」，徐大軍認為一部劇作若是著眼劇中之曲詞，則被稱為「樂府」，若是著眼於整部劇作，則稱「傳奇」，雖然《中原音韻》偏重曲詞音律，但論及劇作整體創作時，便以「傳奇」稱之。⁸⁹ 以上三則陳述，確實反映了此點。此外，從《錄鬼簿》所稱「傳奇」僅限於所錄北人的部分，所錄南人之作皆不稱「傳奇」，而以「樂府」稱之；又《中原音韻》中稱「傳奇」者所佔比例甚少，多數是以「樂府」為名。基此，王國維的「元人乃以元雜劇為傳奇」之說，恐需仔細釐析，若作精確一些的思考，應該是可以見到少數元人稱雜劇為「傳奇」的情形，並非是一遍見的現象。

以上的分析顯示「傳奇」一詞在元代用以指稱南曲戲文和北曲雜劇，標示了「傳奇」之名跨越了小說的範疇而進入戲曲的領域。而這樣的指稱情況，一直延續到明代，同時也有了一些演變。

(二)明代戲曲與「傳奇」之名

元代已見戲曲被稱為「傳奇」的情形，至明代由於南戲的演進發展，「傳奇」之名用以指稱戲曲，而有了特指和通稱之別。此外，至明代也出現詮解「傳奇」之名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觀點。

⁸⁶ 張玉來、耿軍，《中原音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45。

⁸⁷ 同前引，頁65。

⁸⁸ 同前引，頁65-66。

⁸⁹ 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頁346-347。

1. 特稱與通稱

明代仍可見到稱元人雜劇為「傳奇」的情形，例如李開先 (1502-1568) 所編選的元人雜劇集名為《改定元賢傳奇》，賈仲明為《錄鬼簿》補寫的弔詞中也頻頻使用「傳奇」一詞，胡應麟提出「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⁹⁰之言，可見他亦稱「元人雜劇」為「傳奇」，又朱有燉 (1379-1439) 不僅稱元人雜劇為「傳奇」，亦自稱己作為「傳奇」，⁹¹ 如此便坐實了明代「雜劇」亦被稱為「傳奇」。

至於元代出現以「傳奇」稱南戲的情形，一直延至明代。徐渭 (1521-1593) 於嘉靖三十八年 (1599) 為南戲編選而完成的《南詞敘錄》一書中，特別針對南戲以「傳奇」為名的現象作一說明：「傳奇：裴鏘乃呂用之客，用之以道術愚弄高駢，鏘作《傳奇》，多言仙鬼事諂之，詞多對偶。借以為戲文之號，非唐之舊矣。」⁹² 在他認知的觀念中，戲文被稱為「傳奇」是借用了裴鏘所著《傳奇》的書名，並非沿用了《傳奇》的文體。此外，徐渭對於南戲的歷史沿革有一概述，認為南戲的創新是始於高明將民間戲文《蔡伯喈》改寫的《琵琶記》，如前所述，《琵琶記》已出現了以「傳奇」稱戲曲的現象。徐渭以「傳奇」指稱南戲，因此更毫無疑義。但在明代南戲發生了一些演變，由沈寵綏 (?-1645)《度曲須知》所論「曲運隆衰」可見一斑。

粵徵往代，各有專至之事以傳世，……曲劇侈胡元。至我明……而名公所製南曲傳奇，方今無慮充棟，將來未可窮量，是真雄絕一代，堪傳不朽者也。……風聲所變，北化為南，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競以傳奇鳴；曲海詞山，於今為烈。……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盡洗乖聲，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捩冷板，……腔曰「崑腔」，曲名「時曲」。⁹³

由於南曲戲文在明代有比較多的變化與發展，「傳奇」一詞在明代指稱南戲的情形，實較為複雜，即隨著南戲的衍變，以「傳奇」稱南戲的實質指涉遂產生了歧

⁹⁰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1，〈莊嶽委談下〉，頁 429。

⁹¹ 徐大軍，〈「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頁 349。

⁹² 徐渭著，李俊勇疏證，《南詞敘錄疏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頁 85。

⁹³ 沈寵綏，《度曲須知》，《歷代詩史長編二輯》第 5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4），頁 197。

義，而有幾種說法。⁹⁴ 諸家也各有主張去辨析戲文和傳奇，其說便莫衷一是。⁹⁵ 明代「傳奇」的指稱固然因南戲的發展，而必須要嚴謹界義，但求諸種種觀點的最大交集，就是「傳奇」用以指稱明代戲文。事實上，在呂天成 (1580-1618) 的《曲品》中，便以時代將南曲戲劇分為嘉靖以前的作品為「舊傳奇」和隆慶、萬曆以後的為「新傳奇」，以「傳奇」稱南曲新、舊劇，甚至跨越了元、明兩代，而此種指稱一直延續到清代，清代諸書以「傳奇」來概稱元、明、清三代的南曲戲劇，包括戲文和新興劇種。⁹⁶

基於以上的陳述，若不論細部的內蘊，「傳奇」在明代的戲曲範疇，大致與元代相似，同時指稱了戲文和雜劇，也可以說是戲曲的通稱。這一點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評論戲曲時，特別可以領略。胡應麟雖然將「傳奇」列為其為小說所分六類中一類，且舉〈霍小玉傳〉、〈鶯鶯傳〉為代表作品，但其在評述唐代小說時，卻完全不以「傳奇」指稱，但論及戲曲時，多以「傳奇」名之，甚至稱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為「傳奇」。

2. 胡應麟論「傳奇」之名由小說到戲曲

胡應麟不僅在《少室山房筆叢》中以「傳奇」之名談論雜劇、戲文等戲曲，還嘗試理解戲曲被稱為「傳奇」的原因，一如「前言」中引述他對於陶宗儀從唐代傳奇談到戲曲的解釋，關鍵就在題材上的承衍。在〈莊嶽委談下〉中多處可見他指陳戲曲承襲唐代小說題材，特別是「才情既富，節奏彌工」廣被梨園搬演的《西廂

⁹⁴ 對於明代與戲曲有關的「傳奇」指稱，實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本篇前述所引吳新雷的「傳奇七變說」，就是以為明代中葉以後的崑腔系統的劇本為明代的「傳奇」。關於明代戲曲中「傳奇」之所指，郭英德和林鶴宜有系統的分析。郭英德認為「傳奇」用以指稱戲曲，有廣狹二義，以「傳奇」作為戲曲的通稱，是廣義的稱呼，狹義的部分包括：一、傳奇是與雜劇相區別的長篇戲曲通稱。二、傳奇是與宋元戲文相區別的明清長篇戲曲通稱。三、傳奇是明中葉以後崑腔系統的戲曲劇本特稱。郭英德，《明清傳奇史》，頁 10-11。林鶴宜整理學界對明代「傳奇」意涵的四種理解：一、南戲即為傳奇。二、《琵琶記》和《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的寫定傳世為明傳奇之始。三、崑劇的演出是明傳奇之始。四、以崑山腔和弋陽腔的興盛為傳奇時代的開展。進而提出明代「傳奇」混稱戲文和新興劇種的觀點，同時又以「舊傳奇」、「新傳奇」作區分。林鶴宜，《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 23-35。

⁹⁵ 例如郭英德認為相對於戲文在劇本體製和音樂體製的紛雜性和隨意性，傳奇具有劇本體製規範化和音樂體製格律化的特徵，同時他提出傳奇的「聲腔」是多變的，不宜作為傳奇戲曲的內涵。郭英德，《明清傳奇史》，頁 11-12。林鶴宜則主張傳奇與戲文在劇本的結構上差異有限，而從「聲腔」的實質改變，來辨析戲文與傳奇的差異。林鶴宜，《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頁 35-53。

⁹⁶ 林鶴宜，《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頁 32-33。

記》和《琵琶記》，⁹⁷ 同時他認為這兩部精彩的「傳奇」題材，是得自於唐人小說。胡應麟認為《西廂記》取材於〈鶯鶯傳〉，指涉的是元稹其人其事，《琵琶記》則與《玉泉子》所述牛僧孺之女事有關，⁹⁸ 甚至提出元稹和牛僧孺因元人所編戲曲而得到後世的關注。

《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為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⁹⁹

此外，關於《西廂記》胡應麟舉出《董西廂》與〈鶯鶯傳〉在情節、人物上相符合之處，但對於《董西廂》中鄭恒爭姻的事件，胡應麟認為與另一篇唐人小說〈柳參軍傳〉有關。¹⁰⁰ 因為〈柳參軍傳〉中女主角姓崔，婢女叫輕紅，有一「紅」字，而崔氏和柳生兩人的情意傳達是在寺廟中，而崔氏的中表王生與崔氏有婚約，遂引發了柳、王爭崔之事，都與《董西廂》所述相仿，胡應麟因此斷定《董西廂》中鄭恒爭姻應出於〈柳參軍傳〉，即《董西廂》不僅以〈鶯鶯傳〉為本事，同時還參考了〈柳參軍傳〉的情節。姑不論董解元《西廂記》的情節是否依據〈柳參軍傳〉，其本事承自〈鶯鶯傳〉是無庸置疑的，但《琵琶記》與《玉泉子》的關係，則有疑義，¹⁰¹ 然在情節上兩者確實相近。

除了《西廂記》、《琵琶記》外，胡應麟亦陳述了戲曲以唐代小說為本事者。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所記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弗如董也。¹⁰²

⁹⁷ 胡應麟曾言：「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亡暇雜陳。」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頁425。

⁹⁸ 同前引，頁427-428。

⁹⁹ 同前引，頁428。

¹⁰⁰ 同前引，頁428-429。

¹⁰¹ 汪詩珮則從《琵琶記》作意的探求中，指出劇情中的牛丞相實為元代華不泰，而非唐代的牛僧孺。汪詩珮，〈重讀《琵琶記》：元末儒士高明的內心世界〉，收入王秋桂主編，《紀念俞大綱先生百歲誕辰戲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9），頁586-589。

¹⁰²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嶽委談下〉，頁429。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¹⁰³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睹百藥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秘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為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唐人詩可為證。¹⁰⁴

這些鋪陳正是他以為「事跡相類，後人取為戲劇張本」的主張一以貫之的體現，其中在討論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的話語中，看似在考究「紅拂」、「紅綃」、「紅線」所從出的〈虬髯客傳〉、〈崑崙奴〉、〈紅線傳〉三篇唐代小說的撰作和其人其事的真實性，但由「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之句，則顯示胡應麟是在談論「傳奇」的脈絡下所提出，即這些唐代小說皆在後世以戲曲的方式呈現，¹⁰⁵ 包括文末所提出的〈柳氏傳〉。其中〈紅線傳〉是《甘澤謠》中之一篇，〈崑崙奴〉則出自《傳奇》，而〈虬髯客傳〉一般題為杜光庭的作品，然據學者們的考證，〈虬髯客傳〉是《傳奇》作品。¹⁰⁶ 事實上裴鏘《傳奇》中多篇作品都被後代的戲曲所承衍，如〈裴航〉故事確實是被後代改寫為戲曲，元代有庾天錫《裴航遇雲英》雜劇，明代則有龍膺《藍橋記》傳奇和楊之炯《藍橋玉杵記》傳奇；〈聶隱娘〉則有呂天行的〈神鏡記〉傳奇。¹⁰⁷

在胡應麟的觀念中，明代的戲曲之所以被稱為「傳奇」實可歸因於題材的承衍，他的觀點也啟迪了近人設想「傳奇」一詞從小說跨越到戲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鶯鶯傳〉在宋代名為〈傳奇〉，從鼓子詞、說話、諸宮調、雜劇、南曲戲文等，都有承衍其故事的作品；至於裴鏘的《傳奇》中多篇文本也演繹為戲曲文本，

¹⁰³ 同前引，頁 434。

¹⁰⁴ 同前引，頁 434。

¹⁰⁵ 相關的有梁辰魚雜劇《紅綃》、張鳳翼傳奇《紅拂記》、張太和傳奇《紅拂記》、凌濛初雜劇《虬髯翁》，又無名氏將梁辰魚《紅線女》雜劇與他另一劇本《紅綃》合為《雙紅記》。

¹⁰⁶ 李宗為，《唐人傳奇》，頁 139-141；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742-744。

¹⁰⁷ 李宗為認為裴鏘《傳奇》是對後世小說戲曲影響最大的唐人傳奇集。李宗為，《唐人傳奇》，頁 137。李劍國亦指出後世小說戲曲自唐小說擷取素材，未有如《傳奇》之多者。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76。

以「傳奇」稱戲曲實為合理。無論是元稹的〈傳奇〉或是裴鉞的《傳奇》諸篇都是「文奇事奇」¹⁰⁸之作，這是唐代小說題材被戲曲所承衍的根本。胡應麟在談論戲曲時，特別強調敘事的虛構性。

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荊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¹⁰⁹

胡應麟強調「傳奇」為戲，故凡在「事」、「名」上皆必須以「謬悠」為尚，若是如「良史」般求實則失其正統的風範了。雖然胡應麟在談論小說時，較偏重實錄的觀點，即使虛構也必須有邏輯性，¹¹⁰但他評論唐代小說的「作意好奇」、「好奇語誕」、「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¹¹¹以及對裴鉞《傳奇》：「什九妖妄寓言」的評價，則更是接近戲曲「謬悠」的藝術要求。或許在這一點上，可以在題材承衍的表象之外，更為深沉地聯繫起唐代小說與戲曲的關係，也支撐著廖奔、郭英德、徐大軍等學者從兩者之間的撰作特性上，來認知「傳奇」之名從小說到戲曲的移轉。

五、結語

關於「傳奇」名義在文學史上出現的多重性現象，從元代陶宗儀以來就受到關注，以致後世產生了「傳奇四變」和「傳奇七變」等不同的說法。本文嘗試從前人的論述和相關的文獻中，觀察中國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中，「傳奇」之名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歷時性印記。

¹⁰⁸ 汪辟疆曾評《傳奇》云：「今其書既不可見，即就《太平廣記》所錄諸條觀之，文奇事奇，藻麗之中，出以綿渺，則固一時鉅手也。」汪辟疆，《唐人小說》，頁267。

¹⁰⁹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嶽談下〉，頁425-426。

¹¹⁰ 康韻梅，〈胡應麟唐人小說述評抉探〉，《國學研究》，40（北京：2018），頁345-379。

¹¹¹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36，〈二酉綴遺中〉，頁371；卷44，〈玉壺遐覽三〉，頁464。

首先釐析「傳奇」之名在小說領域的指稱意涵，特別是「傳奇」與唐代小說的關係。大抵可以得知「傳奇」一詞在唐代是書名，而「傳奇」作為小說的體類概念要到宋、元之後，所以「傳奇」是由一本書的專名衍為一小說體類，復經由魯迅特意形塑傳奇小說的文體特質，後設完成了「傳奇」作為中國古典小說一類的文體意涵。

宋代「傳奇」的指稱相對複雜，首先是〈鶯鶯傳〉被稱為〈傳奇〉，趙令時完成〈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致使唐代小說故事有了音樂性，也使得「傳奇」的名義輾轉地延伸至俗文學的領域。此一延伸更為鮮明地展現在「傳奇」作為宋代「說話」一類的「小說」中一種題材上，由《醉翁談錄》所列舉的十八篇「傳奇」故事，可以得知宋人「說話」中「小說」家數的「傳奇」所講的主要是愛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鶯鶯傳〉列於其中之首，若宋人名〈鶯鶯傳〉為〈傳奇〉，有可能由講述鶯鶯故事因而統合相關的故事稱為「傳奇」，即由一個故事文本發展為「小說」講述的類別；復從《醉翁談錄》所列十八種故事，後來多以戲曲的形式展現，致使從小說到戲曲，有其表現形式拓展的實質基礎，經由敷演「傳奇」故事，因而命名表演故事為「傳奇」也是順理成章。宋代不僅「說話」講述「傳奇」故事，「諸宮調」也講唱「傳奇」故事，「南戲」亦表演「傳奇」故事，宋代講述、講唱、演唱「傳奇」故事，而此「傳奇」可能是由〈鶯鶯傳〉名為〈傳奇〉而衍生，宋代實為「傳奇」指稱由小說跨越到戲曲的關鍵。

「傳奇」作為戲曲的指稱是從元代開始，元代的「戲文」和「雜劇」都見有以「傳奇」為稱的情況，此一情況一直延續到明代，但又由於明代南戲的發展，也導致明代對於「傳奇」有不同的指涉，而出現通稱和特稱的情形，至清代仍是如此，此一現象，完全呼應了明清時「傳奇」之名在小說領域的泛稱和特稱的情況，實可說完成了「傳奇」名義從小說到戲曲的跨越。

經由本篇的探討，考核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傳奇」名義所指，修正了前人以「傳奇」指稱「諸宮調」以及「南宋戲文」的觀點。本篇亦以「傳奇」名義的演變傳承的關連，展現出「傳奇」之名從小說跨越到戲曲的具體歷程，補足了前人所未詳論述之處，同時也以此歷程彰顯從明代胡應麟以來直接以題材承衍和間接地以「謬悠」虛構性，思考唐代小說與戲曲實質關係的兩個面向，即表徵性的題材承衍和具體的撰作特質相揉完成了「小說」之名由唐小說到戲曲的跨越。特別是由唐代小說、宋人俗文學、金代諸宮調、元代雜劇，直到明代戲文延續唱、演的發展脈絡中，〈鶯鶯傳〉一直是最為關鍵的文本；又裴鉞《傳奇》小說集亦多有文本在後世

改編為戲曲。而〈鶯鶯傳〉的曲折愛情與《傳奇》的神仙詼詭所共同展現的唐代小說之「奇」的美學效果和以人物表現為主的「傳」之性質，都為後世的曲、戲所強調，〈鶯鶯傳〉和《傳奇》的「傳奇」之名，衍為戲曲的指稱，完全是合理的發展。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 灼 Wang Zhuo 著，江枏 Jiang Ping 疏證，《碧雞漫志疏證》*Biji manzhi shuzheng*，收入劉崇德 Liu Chongde、龍建國 Long Jianguo、田玉琪 Tian Yuqi 主編，《中國古代曲學名著疏證》*Zhongguo gudai quxue mingzhu shuzheng*，南昌 Nanchang：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2015。
- 沈寵綏 Shen Chongsui，《度曲須知》*Duqu xuzhi*，《歷代詩史長編二輯》*Lidai shishi changbian er ji* 第5冊，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74。
- 吳自牧 Wu Zimu，《夢粱錄》*Mengliang lu*，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 zhong)*，上海 Shanghai：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1956。
- 孟元老 Meng Yuanlao 撰，伊永文 Yi Yongwen 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Dongjing menghua lu jianzhu*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 周 密 Zhou Mi 著，李小龍 Li Xiaolong、趙銳 Zhao Rui 評注，《武林舊事》*Wulin jiu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胡應麟 Hu Yinglin，《少室山房筆叢》*Shaoshi shanfang bicon*，《歷代筆記叢刊》*Lidai biji congka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2009。
- 紀 昀 Ji Yun，《閱微草堂筆記》*Yuewei caotang biji*，臺北 Taipei：新興書局 Xinxing shuju，1956。
- 高 明 Gao Ming 著，錢南揚 Qian Nanyang 校注，《元本琵琶記校注》*Yuanben Pipaji jiao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0。
- 高 儒 Gao Ru 編，《百川書志》*Baichuan shuzhi*，上海 Shanghai：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1957。
- 晁公武 Chao Gongwu，《郡齋讀書志》*Junzhai dushu z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 夏庭芝 Xia Tingzhi 著，孫崇濤 Sun Chongtao、徐宏圖 Xu Hongtu 箋注，《青樓集箋注》*Qinglou ji jianzhu*，北京 Beijing：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1990。
- 徐 渭 Xu Wei 著，李俊勇 Li Junyong 疏證，《南詞敘錄疏證》*Nanci xulu shuzheng*，南昌 Nanchang：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2015。

-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纂，王仲聞 Wang Zhongwen 參訂，孔凡禮 Kong Fanli 補輯，《全宋詞》*Quan Song ci*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 脫 脫 Tuotuo 等，《金史》*Jin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 張 炎 Zhang Yan 著，黃畬 Huang Yu 校箋，《山中白雲詞箋》*Shanzhong baiyun ci jian*，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94。
- 張玉來 Zhang Yulai、耿軍 Geng Jun，《中原音韻校本》*Zhongyuan yinyun jiao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陳振孫 Chen Zhensun，《直齋書錄解題》*Zhizhai shulu jiet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著，葉瑛 Ye Ying 校注，《文史通義校注》*Wen shi tongyi jiaoz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4。
- 陶宗儀 Tao Zongyi 著，文灝 Wen Hao 校點，《南村輟耕錄》*Nancun chuogeng lu*，北京 Beijing：文化藝術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1998。
- 梁紹壬 Liang Shaoren，《兩般秋雨蠹隨筆》*Liangban Qiuyu'an suibi*，收入沈雲龍 Shen Yunlong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Jindai Zhongguo shiliao congkan xubian* 第 16 輯第 157 冊，新北 New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75。
- 葉 盛 Ye Sheng 編，《蓁竹堂書目》*Luzhutang shu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解 縉 Xie Jin 等編，《永樂大典》*Yongle dadian* 第 7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虞 集 Yu Ji 著，王頌 Wang Ting 點校，《虞集全集》*Yu Ji quanji*，天津 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2007。
- 楊士奇 Yang Shiqi 編，《文淵閣書目》*Wenyuange shumu*，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7。
- 趙令畤 Zhao Lingzhi 著，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侯鯖錄》*Houqing lu*，《唐宋史料筆記叢刊》*Tang Song shiliao biji congk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 鄭 樵 Zheng Qiao，《通志略》*Tongzhi lu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 錢南揚 Qian Nanyang 校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Yongle dadian xiwen san zhong jiaozhu*，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80。

- 鍾嗣成 Zhong Sicheng, 《錄鬼簿》*Lu gui bu*, 收入鍾嗣成 Zhong Sicheng 等, 《錄鬼簿(外四種)》*Lu gui bu (wai si zho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78。
- 謝采伯 Xie Caibo, 《密齋筆記》*Mizhai biji*, 臺北 Taipei: 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 1970。
- 羅 燁 Luo Ye, 《醉翁談錄》*Zuiweng tanlu*, 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58。
- 灌圃耐得翁 Guanpu Nai Deweng, 《都城紀勝》*Ducheng jisheng*, 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 zhong)*, 上海 Shanghai: 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 1956。
- , 《都城紀勝》*Ducheng jisheng*, 收入王國平 Wang Guoping 主編, 《西湖文獻集成》*Xihu wenxian jicheng* 第 2 冊, 杭州 Hangzhou: 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chubanshe, 2004。

二、近人論著

- 卞孝萱 Bian Xiaoxuan, 《元稹年譜》*Yuanzhen nianpu*, 《卞孝萱文集》*Bian Xiaoxuan wenji* 第 1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 方詩銘 Fang Shiming, 《方詩銘文集》*Fang Shiming wenji* 第 3 卷, 上海 Shanghai: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2010。
- 王染野 Wang Ranye, 〈曲海尋蹤——吳地宋元明清幾位戲曲家演藝、作品之雜考〉“Quhai xunzong: Wudi Song Yuan Ming Qing jiwei xiqujia yanyi, zuopin zhi zakao”, 《蘇州科技學院學報》*Suzhou keji xueyuan xuebao*, 23.1, 蘇州 Suzhou: 2006, 頁 95-99。
- 王運熙 Wang Yunxi, 《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Han Wei Liuchao Tangdai wenxue luncong (zengbu ben)*,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2。
- 王夢鷗 Wang Meng-ou, 〈唐人小說概述〉“Tangren xiaoshuo gaishu”, 收入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 Jingyi wenli xueyuan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yanjiu zhongxin 編,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3》*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yanjiu zhuanji 3*,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81, 頁 37-47。
- 王國維 Wang Guowei 著, 黃仕忠 Huang Shizhong 講評, 《宋元戲曲史》*Song Yuan xiqu shi*,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 朱孝臧 Zhu Xiaozang 輯校, 《彊村叢書》*Qiangcun congshu* 第 3 冊, 揚州 Yangzhou: 廣陵書社 Guangling shushe, 2005。

- 任半塘 Ren Bantang, 《唐戲弄》*Tang xi nong* 下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4。
- 伊維德 Wilt L. Idema, 〈諸宮調研究——對不同見解的重估〉“Zhugongdiao yanjiu: dui butong jianjie de chonggu”, 收入樂黛雲 Le Daiyun 等編選,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Ouzhou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mingjia shi nian wenxuan*, 南京 Nanjing: 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1998, 頁 336-377。
- 李宗為 Li Zongwei, 《唐人傳奇》*Tangren chuanq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3。
- 李均軍 Li Junjun, 《傳奇小說文體研究》*Chuanqi xiaoshuo wenti yanjiu*, 武漢 Wuhan: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keji daxue chubanshe, 2007。
- 李劍國 Li Jianguo, 《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Tang Wudai zhiguai chuanqi xu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7。
- 吳新雷 Wu Xinlei, 《崑曲研究新集》*Kunqu yanjiu xinji*, 臺北 Taipei: 秀威資訊 Xiuwei zixun, 2014。
- 汪辟疆 Wang Bijiang, 《唐人小說》*Tangren xiaoshuo*, 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80。
- 汪詩珮 Wang Shih-pe, 《從元刊本重探元雜劇——以版本、體製、劇場三個面向為範疇》*Cong Yuan kanben chongtan Yuan zaju: yi banben, tizhi, juchang san ge mianxiang wei fanchou*, 新竹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lunwen, 2006。
- , 〈重讀《琵琶記》: 元末儒士高明的內心世界〉“Chongdu Pipaji: Yuanmo rushi Gao Ming de neixin shijie”, 收入王秋桂 Wang Chiu-kui 主編, 《紀念俞大綱先生百歲誕辰戲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Jinian Yu Dagang xiansheng bai sui danchen xiqu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臺北 Taipei: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Guoli Taibei yishu daxue, 2009, 頁 579-611。
- 周紹良 Zhou Shaoliang, 《唐傳奇箋證》*Tang chuanqi jianzheng*,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00。
- 林鶴宜 Lin Ho-yi, 《規律與變異: 明清戲曲學辨疑》*Guilü yu bianyi: Ming Qing xixue bianyi*,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2003。
- 胡士瑩 Hu Shiyong, 《話本小說概論》*Huaben xiaoshuo gailun* 上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0。
- 胡梓穎 Wu Tsz-wing、黃自鴻 Wong Chi-hung, 〈被建構的文類——從「辨體」角度論傳記與「傳奇文」〉“Bei jiangou de wenlei: cong ‘bianti’ jiaodu lun zhuanji yu

- ‘chuanqiwen’”，《臺大文史哲學報》*Taida wenshizhe xuebao*，86，臺北 Taipei：2017，頁 87-126。doi: 10.6258/bcla.2017.86.03
- 胡懷琛 Hu Huaichen，〈《中國小說概論》*Zhongguo xiaoshuo gailun*〉，收入劉麟生 Liu Linsheng 主編，〈《中國文學八論》*Zhongguo wenxue ba lun* 第 4 種〉，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Zhongguo shudian，1985。
- 洛 地 Luo Di，〈《洛地文集·戲劇卷·卷一》*Luo Di wenji, xiju juan, juan yi*〉，出版地不詳 Chubandi buxiang：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 Yishu yu renwen kexue chubanshe，2001。
- 翁同文 Weng Tongwen，〈《四庫提要補辨》*Siku tiyao bubian*〉，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Yuanke yingyin bai bu congshu jicheng* 第 20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
- 徐大軍 Xu Dajun，〈「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Chuanqi’ wenti mingyi de yinying”，《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1，上海 Shanghai：2016，頁 331-358。
- 孫 遜 Sun Xun、趙維國 Zhao Weiguo，〈「傳奇」體小說衍變之辨析〉“‘Chuanqi’ ti xiaoshuo yanbian zhi bianxi”，《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30.1，上海 Shanghai：2001，頁 84-94。
- 孫 遜 Sun Xun、潘建國 Pan Jianguo，〈唐傳奇文體考辨〉“Tang chuanqi wenti kaobian”，《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6，北京 Beijing：1999，頁 24-49。
- 郭英德 Guo Yingde，〈《明清傳奇史》*Ming Qing chuanqi shi*〉，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9。
- 張 雷 Zhang Lei，〈《葦竹堂書目的真本和偽本》“Luzhutang shumu de zhenben he weiben”〉，《江蘇圖書館學報》*Jiangsu tushuguan xuebao*，3，南京 Nanjing：1998，頁 52-53。
- 黃 霖 Huang Lin 編，羅書華 Luo Shuhua 撰，〈《中國歷代小說批評史料匯編校釋》*Zhongguo lidai xiaoshuo piping shiliao huibian jiaoshi*〉，南昌 Nanchang：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2009。
- 黃大宏 Huang Dahong，〈《唐代小說重寫研究》*Tangdai xiaoshuo chongxie yanjiu*〉，重慶 Chongqing：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2004。
- 康韻梅 Kang Yun-mei，〈胡應麟唐人小說述評抉探〉“Hu Yinglin Tangren xiaoshuo shuping juetan”，《國學研究》*Guoxue yanjiu*，40，北京 Beijing：2018，頁 345-379。
- 程宇昂 Cheng Yu-ang，〈張炎〈滿江紅〉中戲曲史料新論〉“Zhang Yan ‘Manjianghong’ zhong xiqu shiliao xinlun”，《藝術百家》*Yishu baijia*，2，南京 Nanjing：2007，頁 13-17。

- 程國賦 Cheng Guofu, 《唐代小說嬗變研究》*Tangdai xiaoshuo shanbian yanjiu*, 廣州 Guangzhou: 廣東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1997。
- 程毅中 Cheng Yizhong, 《古體小說論要》*Guti xiaoshuo lunyao*,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17。
- 賈二強 Jia Erqiang, 〈文獻學視野下的明清學術〉“Wenxianxue shiye xia de Ming Qing xueshu”,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Shan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5.5, 西安 Xi'an: 2016, 頁 65-73。
- 廖 奔 Liao Ben, 《中國戲曲發展史》*Zhongguo xiqu fazhan shi* 第 1 卷, 太原 Taiyuan: 山西教育出版社 Shanxi jiaoyu chubanshe, 2001。
- _____, 《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Gonggeng ji: Liao Ben xiqu lunji*, 臺北 Taipei: 國家出版社 Guojia chubanshe, 2009。
- _____, 《中國戲曲史》*Zhongguo xiqu 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4。
- 魯 迅 Lu Xun, 《中國小說史略》*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 《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Lu Xun xiaoshuo shi lunwen ji: 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ji qita*,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2006。
- 劉苑如 Liu Yuan-ju, 〈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Zazhuan ti zhiguai yu shizhuan de guanxi: cong wenlei guannian suo zuo de kaocha”,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8, 臺北 Taipei: 1996, 頁 365-400。doi: 10.6351/BICLP.199603.0365
- 劉曉明 Liu Xiaoming, 〈「南戲」本義與發源地考〉“‘Nanxi’ benyi yu fayuandi kao”, 《廣州教育學院學報》*Guangzhou jiaoyu xueyuan xuebao*, 3, 廣州 Guangzhou: 2001, 頁 15-18、24。
- 錢南揚 Qian Nanyang, 《戲文概論》*Xiwen gailu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
- 儲 江 Chu Jiang, 〈略論《蓁竹堂書目》的真偽〉“Lue lun Luzhutang shumu de zhenwei”, 《江蘇教育研究》*Jiangsu jiaoyu yanjiu*, 6, 南京 Nanjing: 2015, 頁 60-62。
- 譚 帆 Tan Fan 等,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Zhongguo gudai xiaoshuo wenti wenfa shuyu kao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From Tang Fiction to Ming Opera: An Observ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m *Chuanqi*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ang Yun-m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angyume@nt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d *chuanqi* 傳奇, describing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term denoting fiction in the Tang to one denoting opera in the Ming. The article first conducts 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scholarship on this topic, describing in detail *chuanqi*'s shift in meaning from fiction to opera. It then recounts how *chuanqi* evolved in the Tang from a specialized term to a more general designation for the fiction genre. Turning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meaning of *chuanqi* began to change, shifting from fiction to opera. The article then investigates the phenomenon of using *chuanqi* as both a special appellation and a general name for opera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t further describes Hu Yinglin's 胡應麟 view on how the denotation of *chuanqi* changed from Tang fiction to opera,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his theory in comparison to the discussions put forth by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it is possible to clearly discer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chuanq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process underlying the shift in its primary referent from fiction to opera.

Key words: *chuanqi* 傳奇, fiction, opera,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u Yinglin 胡應麟

(收稿日期：2019. 12. 18；修正稿日期：2020. 3. 31；通過刊登日期：2020. 5. 22)

